

心 4
3145

門 九 4
號 3145
卷

陝中記遊

文久元年龍集辛酉夏
六月上梓求諸已齋藏

西
火

五
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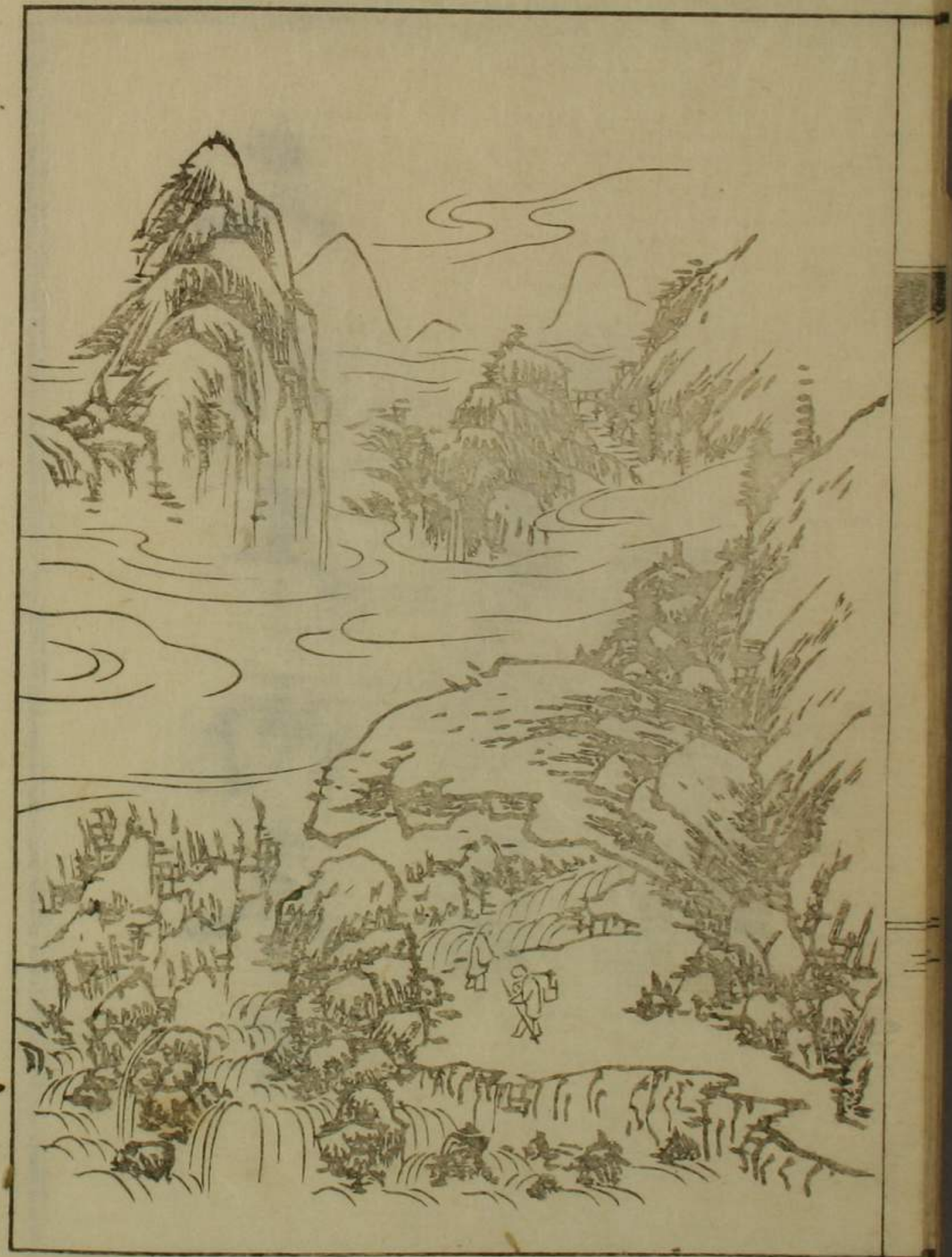


文久辛酉春日

松平 健



翠



新編
菊地三
九郎氏
右正三年
一月

峡中記遊

江都 菊地駿千里氏

遊御嶽記

余之督學於甲斐也。身無雜務。官有餘暇。以為此州名山水。宜乘此時往遊。以發志氣。豁胸襟。乃謀諸同好士。或曰御嶽之勝甲一州。其程不過四里。遊必自御岳始。從之。三月念八日。昧爽出郭門。過逸岡。踰歌嶺。見一山。其頂皎然如戴雪。曰高砂山。沙石咸白。草木亦奪色。甚奇。循村路行綠蔭中。幽



禽和鳴聲若琴瑟。左折過長阜。旁有小碑。題曰新道。聞距今十七年。有民圓右者。捐財闢此徑。以達御岳。道旁山脅。逶邐而高。過厓腹。白沙崩敷。視高砂山。更皚然。踏之。瑟々沒履。有藍關馬不前之想。北折而西。見壯流自北來。是為荒川也。源發金峰。南流與富士川合。十里而入海。挾水諸山皆連脉。金峰盤礴數十里。水南支脉至此稍伏。所以人得行道。側有小祠。古松森擁。曰天神森。新道諸勝。以此為始。其東巨石床敷。為望鷹石。其下絕壁百餘

尺。深潭不測。沙明水澄。纖鱗可數。西絕水有高岑。松杉葱蒨。巖磬離立。曰鷹巢山。自潭而上。多大石。差次相蹙。水行其間。轟然如雷。漚為車輪。曰轆轤瀑。溪水會湊。若長虬。騰而擣山址。艸木皆震。曰不動瀑。登龍之巖起山腹。蜿蜒數十丈。橫皴鱗起。勢如升天。有石人相對立。宛然拱揖。名寒山拾德。或巖脉引線。若兩脚。或石勢相偎。若猿子。怒者扁踞。駭者磨斂。鳧俛鶴昂之貌。鼈藏龜遊之狀。悉成於鬼斧。其上狂峯怪嶺。累累然起。土戴石。石戴土。全

土而黝赭。全石而麻皴。拗折者直裂者。橫坳者無狀不具。古松老柏。偃生倒植。爭為詭態。樹之變亦極矣。大抵巖崖峭立。不下百尺。有飛泉傾瀉。奔水益碎。激洲砂相礮。玉色欲飛。此間約一里許。愈出愈奇。頽仰踟躕。不覺晷刻之移也。峰轉溪迴。徑路既窮。乃累材為棧。以通之。旁岩突兀。逼人其隙。不能以咫。信稱磨鬚磨袖。踰此二險。忽至斷崖。板橋架深潭之上。名有年。自此行溪北。抵羅漢寺。平猶坪。謂谿側稍平處。細艸如剪。可摘翠而步。溪畔

一大石逼肖蝦蟇。喚兩狀曰蝦蟇石。皴皴皴。皆具。唯欠聲耳。又度一橋曰柴橋。其下石平水淺。見佳魚狀似鱖。色淡紅點黃斑。十百成隊。粲如撒錦。名夜未女。余嘗聞上毛信甲諸州幽壑。產此魚。圖會以為字具比小者。今親驗之。其大者盈二尺。則非字具比也。聞此魚二三月隨水出谷。八九月逆水而入。其跡與丙穴魚類未審果同否。自橋而左。細徑如綫。山幽谷邃。林樾攢空。忽眈孤標。躍出其上。若仰若俯。若迎若送。其狀每步為變。非變我所

行頻轉也。就視之。即一崇巖拔水。衝突雲霄。高十餘丈。勢欲飛騰。若其趾而仰之。宛在承露盤下。洵為絕勝。但骨驚神悸。不可久立。謂之覺圓峯。舊說道士覺圓。與異人隔山語於此。其名遂顯。道側柱水起一樓板。屋數間。窺之。聞無人。圓右嘗置之以待行人。名接待亭。物存人逝。為之悽然。其北則一大礮山。怪來棲人所不能到。名天狗窟。形如倒懸。危欲崩墜。人所疑懼。名釣窟。尖巖突出可五丈。呀然張口如鰐。將吸溪。有怪石象蹲而塞之。鰐怒欲

嚙。象不敢避。鰐吻象顛。不合者僅四五寸。日光穿透空隙。反映兩石間。亮然如門。是為石門。方廣三丈許。過者恍然。疑赴洞天福地。左壁滑澤如磨。曰滑窟。鑄乙骨氏文及諸彥詩。俱稱新道景勝。其言洵不浮矣。從覺圓峰北。並水而步。石益怒。水益怒。珠飛雪舞。渴虹降。浮梁橫。逆而為夏雨。響而為秋濤。離奇變幻。令人悚悚。餘如仙娥瀑。眩石。沸玉泉等。尚有數勝。皆以迂路不往。右登峻阪。絕頂建華表。曰朝天門。聞自此至御岳有三華表。是為第一。下

阪度畧約至猪狩村。圓右此邑人也。家素富。以闢新道。傾竭貲財。子孫稍貧云。渡岡壠半里許。得第二華表。不覺疾趨。須臾抵御岳邑。人屋稠密。而祠祝居半。遂過第三華表。拾石級五。歷樓門二。造祠前。祠有三。一合祭。少彥名命。大己貴命。素戔鳴尊。一祭。日本武尊。一祭。東照大君。昔大駕蹕于此。故祀焉。顧烈祖恩澤遍天下。宜乎鴻迹所存。每致盛祭也。祠左右列神輿殿。樂殿。廡廊。皆極壯麗。有古櫻樹。環欄不許近。云花黃瓣奇。

芬無比。神甚愛之。曰稱曰金櫻祠。樓外有櫻樹數十百株。挾道謂之櫻大門。昔時自和州吉野山移栽云。府城花謝已旬日。此間蕾初吐白。盛開當在二三日後。予不審花候。不能賞奇葩。惜夫。祠後一峯肖蓮岳。色如積鐵。曰黑富士。與之並峙而偏。曰刀岡。西厓嶮立。數十丈。孤蹇如筆鋒。曰我貴山。東一峯。峯窳宿雪。曰白山。其餘群峯。巒兀刺天。皆金峯之支山也。不裹兩日糧。不能造其頂。此岳崇鉅之概可知矣。遙見老杉蔽翳間。一水奔瀉如矢。嚙

石瀈瀈有聲。即荒川上流。聞其濫觴。在頂陰支峰。鉄嶽南麓。乃甲信武三州分界也。田原路。憇祠官某家。語及金峯諸勝。某備說神像。崑千丈瀑。聖崑朝日峰。挽鎖攀梯之狀。傾聽久之。不禁魂飛。歸途有三。曰外道。曰新道。曰龜澤。定取外道。出邑登長阪。行幽林中。可半里。聞羅漢寺不遠。時日已過。映割愛不往。阪益峻。抵高岡。如度馬鬣。眈甚豁。其西駒嶽。鳳凰山。白根諸峯。聯延起伏。南則荒川如匹練。屈盤深林幽谷之中。一覽可盡。面前崔嵬。曰懸

鞍巖。形如名。稍下。見崖腹有巨掌痕。曰天女掌。螺旋紋理。隱然俱存。下阪遠山。逶迤一里餘。至吉澤村。日過晡時。天陰翳。未及府城半里許。雨驟至。忽歸舍。則初更矣。是遊所經。皆幽邃清淑之境。足以發志氣。豁襟懷。殆過雅素所聞。是既可記。况其奇勝多在新道。其境在深谷巨壑之中。世人從無遊覽之期。而側邑旁村。雖歷千百歲之久。無有能捐財闢此者。一旦遇圓右夷巖嶮。通往路。不惟便行旅。又使文人墨客得縱遊覽焉。以暴白奇勝於

天下其功不朽于百代。乃今日之樂亦圓右之賜也。烏得不記之以報其德乎。曰叙行所經。作御嶽遊記。同行者。甲府士久保田某。磯部某。加藤某。匹田某。隸而後者二生。曰小野某。河西某。是歲安政六年也。

遊羅漢寺山記

遊御岳後數月。新道之奇勝不忘于懷。會小野休焉來訪。休焉以醫行于州者。乃語及之。休焉曰。新道瑰琦。固甲於一州。而羅漢寺山秀特。又甲於新

道。遊新道不至羅漢寺山。猶遊天台。不至瓊臺雙闕。豈不遺憾乎。僕曾遊識其畧。請為導。於是遊意頗動。九月念八日。適得暇。輒促休焉。久保田某。柴田某。匹田某來會。遂拉小野生。河西生以行。天翳而燠。為兩候。然遊意已銳。不復顧慮。取路吉澤村。循荒川。度一橋。長可二十弓。崖峭流迅。不可得柱。乃累材於兩崖。層層相次而進。以合于中。謂之龜齡橋。制與猿橋同。雖鴻水暴漲。不毀損。相傳撥山公置此橋通間道。以備緩急。今則專為行旅之便。而

其繕修用度一切出於官。豈非照代之賜邪。余詢曰。諸君生長此土。慣看新道之奇。余則再遊不可期。今日將復縱觀。僉曰諾。於是復抵望鷹石小憩。時金天將晏。俯瞰長潭。澄清不啻往日。渟膏凝碧。如拭鏡面。山之頷頤。人之嘖頤。莫得遁形。緣崖而下。篳最窄。窘步數十弓。始達溪壩。評石品水。一皴一泓。悉舉其奇。且看且行。比諸前遊。更可喜。既抵石門。擇一盤石。團坐其上。汲溪烹茗。味極適。乃開行厨。傾瓢為小酌。時山谷多霜葉。紅黃班爛。

覺圓。天狗之諸窟。與石門隱顯。彩樹間如見靈府。琳宮於祥雲中。金風度岑。群松謾謾生聲。殆疑諸菩薩之奏樂也。還過柴橋。有同行先來投釣者。獲夜未女數枚。盛之籃。彩鱗激刺欲飛。聞此魚不獨質醜。其肉脆美。奴視溪鯁者。食指頓動。乃齎去。又沿溪行。抵羅漢寺坪。自此上山。仰視其頂。蔭蔚如雲。側峰聳峙。高更一層。休焉指曰。昔有彌三郎者。居之。不火食。曰名彌三郎岳。即此山最高處。足趾且及彼。君等宜努力。余曰。古人有言。華岳不知幾千。

人
仗遊者必極三峯。吾人得不極三峰乎。自奮而先
竹箭森挺沒路。松杉斜懸。仰不見天。屢迷方嚮。螺
轉而達半腹。兩崖石壁千仞。幽澗中斷。隔澗有
石甃石鼓。形狀宛然。殊恨視之不近。仄徑峻巖艱
步。初登數十步。輒稍疲就休。未五六步。蹠蹠然頓
地。賴有沸泉乾喉。為之復蘇。曰竭蹶行。忽得二嶂。
相對峙。其間有梵刹。即羅漢寺。堂宇蕭然。傳言機
山公嘗賜粟量器於寺僧。任其倡州募錢穀。頗致
殷富。後寺罹災。并量器燒亡。故貧窶不可救。緇徒

人
知吾曹痛。懇招滄茗供粟子。僉喜與。俄頃而盡。所
云深山得食。勝得美官者也。自此至峰頂尚一里
許。時雨頻洒。衆相顧懊悵。休焉曰。山中既無雨具。
不若甘受沾濡。徑趨吉澤村為計。前嶺雖危險。踰
之頗捷。尔不愈束手逮昏夜乎。衆心決焉。於是出
寺。左右峰巒簇擁。前當懸崖。紆餘成數層。皆可尋
蹊徑而躋。唯有一所峭立二丈餘。倚獨木於崖。斧
痕級次以為梯。攀之則兀兀動搖。勢極危險。其上
有窄徑。劣容單躅。敗葉填覆。人行其上。不知窅隆。

陷躓輒仆者數。既而徑窮。厓谷忽破裂。旁為尖崑
所偏。進退不可。遂踰崑肩。滑澁不受趾。若一失脚。
即墮不測之谷。皆惴惴蹠步。怪藤蜿蜒。驚以為巨
蛇也。從是峻益甚。每步足膝點心胸。前後人相推
挽而登。亂石挿雲。谿谷疊沓。儼然為窟。中寘小室。
安羅漢像百餘軀者三。迂路視之。像長尺許。半剝
蝕。歷歲既久。傳為釋空海所彫。未詳何年。過此留
偉迹。山高風勁。鳥雀不能上。草樹難長。悉垂枝古
苔。鬚鬚掛其上。如亂髮。始知范氏丈我記不虛。造

巔危崑嶄立五丈許。若靈鷲展翅。下臨無底之谷。
遠眺尤勝。余與休烏抵翅端。新道諸山當前如培
塿。少北則金峰如螺髻。少南則茅岳如側弁。鳳凰
山。駒嶽。白根。諸峰如飛舞跳躍而出。而富士山聳
巽位。如齒蓄之初開。頂雪爛然。其餘殘山剩邱。一
一供指呼。時雲烟縷縷出谷。全涌如潑墨。所過巖
樹皆成鵲突。画頃之。奔騰如波濤。諸山汎汎欲行。
湏臾網縕。幕于半天。遠近所見。已不可識。但西南
平壤雲翳未布。乃俯崖縱觀。無釜鹽川。荒川諸水。

從各方趨注。搖光蕩綠。率七八里。而入富士川。其間巨摩八代二郡。田疇村落。如碁局排子。可目數而手撮。休焉曰。竒不特此。有五指峯在崖下。但苔蘚滑膩。一滾便投身數千仞之底。寧可貪竒而遺性命邪。余聞瓊州有五指山。常恨無緣見。今得諸眉睫間。何可遲疑。直薄崖俯窺。群礫河中。有五石峰。頂尖址豐。屹然相列。如豎掌排五指。時雨絲絲降。猶隔簾見佳人。不能晰其肌理。可恨甚矣。聞又有石槁。幅五六尺。長五丈許。架峻巖上。甚竒怪。遊興

復奮。將探之。休焉云。此境山怪。所棲託。能至者。周歲不過數人。而今得衝兩極高。以探諸勝。亦已幸矣。若石槁。留以為後圖可也。余悵然久之。曰。既平隴。不當復望蜀。乃不復前。時同行多年少。皆氣銳。不顧危險。穿林摘菌。極芳烈。已釣于溪。又採于山。壯遊中。兼隱趣。亦竒。遂回踵。峻峰絕巘。羅拱四圍。無復蹊徑。扳葛攬石。偃僂而踰。其窘過前。然胸襟已豁。志氣益旺。浩浩然有兩腋生風之想。不覺一身之疲勞。勇往三里許。至吉澤村。已過申位矣。過

某家小憩。初以上午登山。遇雨。冒雨者凡三時。衣
襦咸沾。寒氣沁肌。至此始借油傘數柄。衆意稍安。
比抵千塚村。雨止。歸舍。則列星炯炯。無復陰霾。於
是余竊疑遊山二次。每遭遇雨。而此遊殊甚。豈山
靈不容吾徒。何艱窘之至此乎。既而翻然謂唯其
致艱窘。所以能容也。凡事至窮處。別生妙境。苟使
吾得好晴。肆幽搜。佳則佳矣。然其觀不過人人所
同。何足為奇。今衝雨冒險。已至窮處。故境界自別。
寔為罕世之觀。休焉。往以矢台之游比之。予竊疑

不倫。今而後知其非誣爾。然則此遊也。山靈之所
賜已多。其肯泯然與平常之遊等乎。故為之記。不
獨志山水之勝。察且以志難遇之機。為同好者告
焉。

大瀧山雌雄瀑記

余嘗讀袁子才浙西三瀑記。奇其不相複之狀。以
為造物何特巧于彼哉。及覩甲斐雌雄瀑。乃知造
物之巧。逾出逾奇也。己未歲。余祇命於甲府。遊大
瀧山。攀躋三里餘。詣不動王廟。廟後即雄瀑。遠望

之如銀河倒懸九霄。近視之約可二十丈。從壁頂降。銀繩分灑淙淙五六丈。其下斷崖偏欹。礫砢岌。礫承之。攢勢拗怒。為狂電。為狼雨。為萬斛雪。為千匹練。玉明珠瑩。水霜騰耀。復合為一條白龍。遠岩穿林。蜿蜒向麓而去。水不甚多。聲不甚喧。崖側有托足處。余與二三子凝立仰觀。飛沫傾濺。袖襟皆濡。眼眩股慄。疑崖石之與水並崩。惜不能久留。碎銀中耳。回踵至雌瀑。遠廟過幽林。一境忽亮然。絕壁巖。從如城堞。瀑布從綠樹蒼葭中來。幅八九間。高五

丈許。冉冉下注。滑而無聲。如翠羽。簾垂靈閣。時有水珠。氤氳滴苔。黛色嵐光相映。會日光下照。琉璃變為玳瑁。為紫金。映麗四布。春艷秋清。翕忽變幻。可愛不可褻。為較之雄瀑。其趣毫釐不相襲。彼強此婉。彼穉穉。此窈窕。彼衝突激越之狀有餘。此幽邃靜淑之態無遺。此之謂雌雄也。峯頂更有一瀑。直下可三丈。即水源也。經途險惡。非拚性命不能到云。夫同源同派之水。其趣不相襲如斯。則又浙西三瀑布所不及也。子才嘗曰。昔人云。讀易者如

無詩。讀詩者如無書。於觀浙西之三瀑而信之。若
使其觀此瀑。則其讚歎將如何也。蓋造物之工。每
出於意料之外。雖以子才之博洽。竟不能臆測。而
余以晚進謏聞。得見其所未見者。顧不至幸乎。

蜀山雅辭 常遊沱野川 俗纏之累 凡百言予
謂沱野川 扇頭小景 而侈張如 是所謂割雞用
牛刀者 使之過奇 山多之 名遠 跌宕之才 草
然後為 托好 耳 上年 雅契 淨 命為 徽
典館 督學 得暇 探御 嶽之 勝 作述 記 山水 皆
奇 筆力 恣 奇 之 令 煙 遠 腕 舉 意 生
神 不 得 盡 其 伎 倆 甲 必 第 一 名 勝 悉
現 出 之 在 中 佳 閱 者 有 舞 魂 飛 以 知 之 之

抱弄氣傑而不遇于世者如執扇臨山象而
未得盡其技一旦感風由之層層卷舒
附風然後得縱其勢若於天下蓋亦如民
類仰令古亦如於深淵

庚申陽月 正菊修



以中如百石之重

三海共成之

金陵山溪草堂
此處已
麻布寺

新嘉坡角所
事別
外記新田新方
福本小福

平明

廿八

